

军嫂

◎袁海马

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前夕，我不禁回忆起军营的火热生活，回忆起战友之间亲如兄弟的情谊，更让我忘不了的，还有当年来部队探亲的军嫂们。

1972年12月我应征入伍，来到四川达州地区（现达州市）大竹县城省军区独立第二师五团三营十连，担负为师部修建办公大楼的任务。刚过18岁的我，个子不高，人又瘦，照样和老兵们一起抬石头、搬砖，一天下来，累得腰酸背痛。睡一晚，第二天早上6点，又生龙活虎地起床出早操、吃早饭，8点钟集合又去师部修办公楼。

单调乏味的连队生活，最让战士们高兴的事，莫过于连首长的家属来队探亲。我记得，一次连长罗耀勋家属杨秀仙来部队探亲。那天下午五点半，全连从师部劳动回来，值班排长带队回到连队，100多名战士的眼睛，齐刷刷地望着正在洗衣台洗衣服的年轻漂亮女子，霎时间个个都来了精神，一天的疲劳似乎全没了。排长在讲评当天的工作时宣布：“同志们，今天连长家属来部队探亲了，大家注意形象，不要光着膀子到处走。她是我们的军嫂，要给她留下好的形象，大家能不能做到？”“能！”大家响亮地回答。排长一声令下“解散”，战士们蜂拥而上，把连长家属团团围住，有的叫大嫂，有的叫大姐，纷纷向她问好，搞得连长家属很不好意思。连长家属给大家说：“你们劳动辛苦一天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我这次来，要住半个月，有时间和大家聊天。”这样大家才散了回寝室休息。

我当时任连队文书，还有卫生员、司号员、通讯员，算是连部人员，我们四个就优先于其他战士，可以天天和连长家属见面、说话、聊天，特别开心快乐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连长家属要走的那天，把我们四人喊到她屋里，给我们每人一双花鞋垫，并说：“没什么送给你们，就给你们每人做一双鞋垫吧，垫到鞋里好走路。”我们四人激动不已，一起向她敬了军礼，并说：“谢谢嫂子，欢迎你下次再来。”连长家属送给我的鞋垫，我一直没舍得用，到现在还保存着，已经51年了，我把它当作珍贵的礼物收藏着。

我的老连长罗耀勋今年82岁，比我大12岁，当年退伍回到了重庆市秀山县，现在和老伴身体健康，儿孙满堂，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。2017年，他们夫妇到成都旅游，专程到温江来看我，令我十分感动。我们在一起谈到当年连队生活的往事，不时哈哈大笑，不亦乐乎。

1983年，我当时在四川省军区宣传处当干事，宣传处处长熊发学看我是农村人，老婆孩子都在河南老家，为了解决我夫妻分居的困难，他向政治部首长推荐，让我到省军区教导大队三中队任教导员，我很快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，把家属和小孩接到了部队，爱人也成了军嫂。

省军区教导大队中队的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学员，通过两年培训，提拔为干部，充实到全川少数民族地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。爱人看我天天和学员一起学习、训练，很辛苦，她就带着孩子到中队帮忙，尽一个军嫂的义务。她经常帮学员洗衣服、缝被子，到炊事班帮厨，切菜、蒸馒头、包饺子，大家都称她为编外炊事员。

我爱人还帮助我做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，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我记得有一个来自凉山州的彝族学员，当兵前在家订了婚，这个学员通过两年培训，眼看自己就要提干了，就提出和女朋友分手，他女朋友想不通，来到了部队，还说“如果跟我分手，我就不活了”。我耐心地做这个学员的思想工作，我爱人也把她女朋友叫到我家里，给她做思想工作，讲我们自己的经历，大家都是农村人，只要努力奋斗，都会幸福的。最终，这个学员与他的女朋友重归于好，他毕业提干后，两人结了婚，组建了幸福的家庭。

八一建军节，既是军人的节日，也是军嫂的节日，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，衷心祝愿全国现役军人、退役军人以及军嫂们节日快乐！



甘洛的风

◎朱丹枫

分开，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交响乐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相助不仅是一种行为，更是一种生活的哲学。当春耕时节来临，村民们会互相帮忙，共同耕作；收获的季节，大家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。即使在遭遇自然灾害时，人们也会携手并肩，共同面对困难，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在甘洛的风中行，你会发现，无论是在田间地头，还是在村旁的小巷里，总能见到互帮互助的情景。这种相助文化，让甘洛的社区充满了和谐与温馨，无论是经济上的支持还是精神上的鼓励，都成为这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在甘洛，风还承载着文化的赓续。这里的手工艺品，如甘洛刺绣，需要细腻的观察和精湛的技艺。老一辈的手工艺人会耐心地教导年轻人，风轻拂过，带走了岁月的痕迹，带来了技艺和智慧的传递。

这是一个关于相助的故事，一种温柔的力量，在宁静的时光中孕育而生。四川省级非遗

传承人阿西巫之莫，人称“阿西嬢嬢”。在经营彝族刺绣制品中，她致富不忘同胞姐妹，发展不忘履行社会责任，始终坚持把保护、传承、发扬民族文化作为己任，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举办培训班，带领广大留守妇女走上了养活自己、养活家人的致富路。她广泛召集自己的“学生”，成立了甘洛县彝针舞线刺绣专业合作社，鼓励留守妇女农闲时在家做“针线活”以增加家庭收入，让男人不再看不起妇女。

刺绣改变了阿西嬢嬢的人生轨迹，也提高了同胞姐妹的生活品质。对于广大的农村彝族妇女来说，阿西巫之莫不仅让她们的钱包鼓了，有了家庭地位，而且引导她们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，树立了文明新风。飞针走线的相助，绘出了美丽的脱贫之花。

或许，正是这种相助的精神，让甘洛的风更加温柔和煦。每当风起时，不仅是大自然的歌唱，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，是善与美的传递。在甘洛，风与风相助之间，仿佛有着天

然的联系，它们共同编织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，通过非遗创新和非遗传承，涵养乡风文明，让城镇、乡村多一个广场，少一个赌场；多看些名角，少一些口角；多一点欢声笑语，少一点鸡毛蒜皮；让人在欣赏之余，也能感受到心灵的慰藉和温暖。

甘洛的风，见证了太多的相助故事，它不仅吹拂着大地，更吹拂着每一个人的心田。在这片土地上，相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一种无言的承诺，它在风中飘扬，让人们相信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有一股力量，会像甘洛的风一样，永远在身边。

而当人们在某个宁静的午后，或者是繁星点点的夜晚，感受到一阵微风拂面而过，那或许，就是风与风之间相遇、呼唤、共舞的证据。它告诉人们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广阔，而我们都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与风同在，与天地共舞。

风风相助，低语黎明，共同编织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。

划澡

◎涂启智

在我老家，人们把游泳称为“划澡”，把蛙泳称为“打鼓跳”，把仰泳称为“蹬仰板”，把潜水称为“吃mi（第四声）子”或“扎mi子”，立泳则叫“踩水”。

老家村庄属于丘陵地带，远离大江大河。乡亲们大多是“旱鸭子”，不识水性，不能像《水浒传》里的“浪里白条”那样中流击水。好在村前有小溪和小河沟儿，山洼有用于蓄水灌溉的堰塘，为人们尤其是孩子们夏天划澡提供了去处。

小溪和小河沟儿水浅，一般为一米多深，十多岁的少年站在里面，水位只淹到心口窝儿。所以，孩子们在小溪和小河沟儿里划澡是安全的。大多数堰塘水也不深，深处不会超过一点五米。不过，个别“锅底子堰”不一样。我们村的西沟堰就属于“锅底子堰”，堰塘四周水浅，从四周向堰塘中间，水逐渐变深，深达一丈多。

小黑就敢去西沟堰划澡，他跟我同年，胆子大得让人瞠目结舌。西沟堰水太深，让童年的我不由得联想到，水下说不定会有什么怪物。我一个人走在堰埂上都战战兢兢，小黑却敢一个人跑到西沟堰里划澡。小黑整天到处乱跑，脸、胳膊和腿上晒出一层黑皮，取名“小黑”真是名副其实。小黑划澡无师自通，“打鼓跳”“蹬仰板”“扎mi子”“踩水”样样在行。西沟堰从堰埂这边到对岸山脚，水城长达一百多米，小黑可以一口气游个来回，轻松自如。

小黑到西沟堰划澡，终究被他妈知道了。他妈人称“张铁匠”，说话掷地有声，打小黑毫不手软。那天，小黑从西沟堰划澡回来，刚走到他家菜园旁边，就被他妈一把揪住。他妈弯腰，用手指甲在小黑腿肚上轻轻一划，一道白印赫然入目。他妈勃然大怒，顺手在菜园棚子旁边折断一根荆条，雨点似的抽打在小黑的脊背上、屁股上、腿上……小黑很皮实，并不躲闪、不求饶，只是用双手护着头部。

从那以后，小黑再也没去西沟堰划过澡。我们一帮半大孩子也不再朝那里走。村里为防止孩子们偷偷去西沟堰划澡，专门安排看护山林的宋四爷在西沟堰蹲守阻拦。

我起初并不会划澡。村前小河沟有不少水凼，水位稍深，水质清澈，是小伙伴们划澡的好地方。我似乎对水有种天然恐惧。几个小伙伴在水凼中间戏耍，我只在水凼边享受清凉。比我大两岁的伙伴平娃子，悄然出现在我旁边，一把拽着我走向水凼中间，我吓得哇哇大叫，他笑着说：“你站起来，看水有多深！”我双脚踩在水底，水深刚齐腰，不禁脸红了。

平娃子说：“这个深度最容易学划澡。”他教我动作要领，我用了一个下午，一遍又一遍地扑水。当夕阳挂上山巅树梢，我整个身体突然在水中漂浮起来。我大喜过望：“我会划澡了，我会划澡了！”后来，我又学会“蹬仰板”，不过“扎mi子”“踩水”一直未学会。

我上初中时有一次，下河划澡遭遇险情，今天想来，仍心有余悸。几个同学商量不睡午觉，去河里划澡。那条河穿越镇中心，离学校不过三百多米。我们划澡的区域，位于一座钢筋水泥大桥下面，水面宽阔，水流平缓，但水位应该不浅。到底有多深，没有人说得准。

几个同学都会游泳，连续游几十米不歇气。我虽说已学会游泳，但体力不支，通常游两三丈就累了。我慢慢从浅处向前面挪动，打算走到十米左右再往回游，哪知还未走出五米远，我一脚踏空，水瞬间漫过头顶。慌乱中，我拼命挣扎，但手脚像被捆绑一般无能为力……千钧一发之际，同学王锐方抓着我的头发，将我深深处提起来，另外两个同学与我合力将我拉到岸边。我呆坐在那里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这次遇险，至今心有余悸，从此我再未下河划澡。对于未成年人来说，下河划澡或者说游泳，始终存在风险，在没有大人跟随或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，切勿擅自去江河甚至堰塘划澡或游泳。



蝶恋花

李海波 摄

我的故乡，鸟的天堂

◎林海平

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，轻轻抚摸着山川大地，我的故乡便在这温柔呼唤中醒来。在这片被翠绿覆盖的土地上，鸟儿们唱着欢快的歌曲，它们似乎在向每一个苏醒的灵魂宣告：这里是它们的天堂。

故乡的早晨，总是那么生动，那么新鲜。打开窗户，一股清新的空气夹杂着泥土的芳香扑面而来。远处的山峦在朝阳的照耀下，如同沉睡的巨龙渐渐苏醒。它脊背上的森林，是鸟类的乐园，每一棵树都住着无数的生命，它们在枝头跳跃、争鸣，宛如一曲天然的交响乐。

我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漫步在这片鸟的天堂。夏天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，洒在泥土上，斑驳的影子随着微风轻轻摇曳。沿着小径走去，两旁花儿在阳光的照射下展露迷人的身姿，它们与蝴蝶和蜜蜂展开了无声的交谈。而那些最引人注目的鸟儿，或在蓝天白云之间翱翔，或在树梢间穿梭，它们五彩斑斓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美得令人窒息。

午后的故乡，空气中弥漫着稻香与青草的混合香味，那是夏日特有的味道。稻田边，白鹭

轻盈地在水面点着脚，仿佛在跳着优雅的舞蹈。远方的山丘上，云雀振翅高飞，它们的歌声清脆悦耳，像是在诉说着自由的喜悦。

而在黄昏时分，日落的余晖将整个故乡染成了金色。这时，鸟儿们开始归巢，它们在天空中划出一条条美丽的弧线，回到各自温暖的小窝。站在屋顶远眺，被夕阳映照的鸟群，就像一幅流动的画卷，让人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温馨与宁静。

我的故乡，四季分明，不仅在夏天是鸟的天堂。春天，百花绽放，莺歌燕舞；秋天，果实累累，雁过留声；冬季，白雪皑皑，雪花与小鸟相映成趣。每个季节，都有不同的鸟类在这里留下它们的足迹，谱写着故乡的季节之歌。

夜晚，星空下的故乡别有一番风味。轻柔的月光洒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，夜色中的鸟语更显得格外清晰，时而传来夜莺的低鸣，时而飘来猫头鹰的啸叫。它们在夜色中拉开另一场生活的序幕，与白昼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却也构成了故乡生态的丰富多样性。

我的故乡，鸟的天堂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地方。在这里，鸟儿们自由自在地生活

着，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。每一次回望，我都能感受到那份纯净与美好，它们像极了我们人类最初的梦想——无拘无束，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如今，我仍旧不时回到故乡，去聆听那鸟语花香的交响乐章。每次回去，都会有新的发现、新的感动。我的故乡，鸟的天堂，永远是我心灵的避风港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它都是我永远的牵挂。

这片鸟的天堂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也承载了我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。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不管世界如何变迁，我的故乡永远保持它的本色，让鸟儿们的歌声，成为这个世界最美妙的乐章，永远传唱。

故乡的鸟儿，它们在天地间自由飞翔，它们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。让我们用心去呵护这份美好，让鸟的天堂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，让这美丽的景象，流传到每一个角落，传递给每一个后来的人。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能拥有一个鸟的天堂，让大家的心灵在那里找到庇护，让热爱自然的心永不褪色。

浪漫的背面

◎马俊

条幅。条幅有很多，他拿不了，就用双手把条幅抱在怀里。怪不得远看就像捧着一束红玫瑰。我看到条幅，“扑”了一声笑了。生活中哪有那么多浪漫？很多时候，浪漫只是一种幻象，是我们心里幻想出来的美好。而事情的真相，往往与浪漫相去甚远。

我又想起曾看过的一个故事：有个人去外地旅行，看到一家店铺的牌匾上写着“阳光不锈”四个大字。多么诗意的店名！店主可以称得上诗人了。为自己的店铺取个“阳光不锈”的名字，店主的日子一定每天都是阳光普照。可等他往前走，看到店铺的全称，竟然是“阳光不锈厨具”。

这种看似偶发的事件，其实是生活的常态。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如此，真假难辨，虚实相映，浪漫与现实并存。同样一件事，从不同角度着，看到的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效果。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视觉图，正看和倒看，效果完全不一样。有一张我印象深刻：一眼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，然而把图片倒过来看，却看到了一个丑陋的巫婆。

漂亮的美女倒过来看，可能是丑陋的巫婆，浪漫的背后可能是生硬冰冷的现实，甚至

是一地鸡毛的琐碎。但我以为，能够看到生活中浪漫一面的人，都是心怀美好的人。这个世界如此多角度、多侧面，美好的人见什么都美好，浪漫的人见什么都浪漫。比如把白色包装垃圾看成婚纱的人，把店面名称看成“阳光不锈”的人，以及把红色条幅看成红玫瑰的我，都怀有一颗浪漫之心，看到一些事物就容易联想起浪漫的场景。

我的一位朋友，特别喜欢在朋友圈晒幸福、秀恩爱。小聚时，朋友们都说她的日子过得最幸福、最浪漫。她却笑笑说：“谁家的锅底都是黑的，过日子都那样，酸甜苦辣。只不过，我善于抓住生活中那点小确幸而已。”她说这样做的好处是，给自己良好的心理暗示，渐渐就能提升幸福感。幸福感提升了，日子就越过越顺，形成良性循环。以浪漫之心看生活，还真是一种生活智慧呢。

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，所以世界才如此纷繁复杂、多姿多彩。浪漫的背面可能是无趣的现实，浪漫的左面可能是乏味的事件，浪漫的右面可能是冰冷的真相。即使如此，生活仍给我们留了一面浪漫。心怀浪漫打量生活，日子自然会多出几许生趣。

杂言漫谈

看到一则短视频，有人拍到楼下浪漫的一幕：一对新人穿着婚纱，面对面站着，难道是在拍婚纱照？拍视频的把手手机拉近了一看，哎呀，哪里是什么新人拍婚纱照？原来是保安大哥和保洁大姐在收拾垃圾。那种垃圾是一种包装材料，雪白，很轻薄，蓬松地堆在一起，远看像是洁白的婚纱。两个人站在其中，真有点拍“婚纱大片”的效果。

我看了之后忍俊不禁，这种事在生活中时有发生。记得有次我下班回家，路上巧遇丈夫。我远远看到他朝我走来，他走路的姿势我最熟悉，隔得再远，我都能一眼认出他。只见他手里抱着一捧红色的花，我眼睛有点近视，不确定是什么花。我猜一定是一束红玫瑰，不由心里一喜，赶紧想今天是什么日子。结婚纪念日？我的生日？都不是，难道是相识纪念日？还没等我把该送花的日子都想起来，他就走到了我的对面。近距离一看，原来他手里拿的根本不是花，是他们公司搞活动制作的红色